



我的春运记忆

□胡美云

女儿暑假在外实习没有回家，寒假归乡的心就迫切了许多，计划回来那天的动车票预售一出来，就在网上订好了，然后发了截图给我们看。看着群里的截图，我一边为女儿的即将回家开心着，一边很自然地想起了自己像她这般大时经历的春运。

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徽到深圳打工是在1998年，独自在异乡的日子过得无比缓慢，对于家的思念欲酿欲浓。盼着盼着，终于新年即将到来，可以回家过年了。

初次离家出远门，而且一待就是近一年，到了要归乡的前几天，我激动得连着几夜睡不好，心心念念都只一件事：周末赶紧到车站把火车票买了。

原想着深圳到安庆是起点站，买到火车票应该不难，但是真等到了周末去车站买票，排在如长龙般的人群后，才知道了自己的无知，知道春运的票有多难买，于是开始一边排队一边心急如焚地担心着没票。结果真如担心的那样——排了很久的队，依然没买到车票。后来还是几经周折，花了近乎翻倍的钱才从黄牛手上买了一张回乡的站票，但想到能顺利回家，心中仍像中了巨额彩票一样开心。

其实，岂止春运的火车票买得艰难，那时春运回乡的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。火车站挤满了拎着大包小包归乡的人，排队检票的队伍像条长蛇，脚步只能随着紧密的人群一点一点缓慢地移动着，等检好票到了车门边，更是

人挤着人，面贴着面的，哪还要自己使什么力气迈步上车啊，所有力气都用来保护手上那些大小行李，但凡松一点劲，就怕行李会被挤不见了。最后，总算顺着人潮硬是被挤上了车子。

座位原就是没有的，也早就做好了站十几个小时到家的心理建设，谁知上了车才知道自己还是太乐观了。车子过道上都站满了人，挤满了大包小包的各色行李，还有隔一会儿就出现的推着小车的乘务员，一边机械地念着“方便面、火腿肠，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”，一边压低声音喊着“请您收一下腿，请让一让”。慢慢挪动的乘务员和他的小推车，夹在过道里的我，和许许多多像我一样无座位的春运归乡人，想找个能安生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一会儿要让人过，一会儿又要让推车过，站得辛苦至极。不知道站了多久，边上有座位的人也许是被挤得窝成一团也辛苦了，站了起来要活动一下，让给我坐了一会儿。

渐渐地，等到停靠的站点上车的人话语里有了熟悉的乡音，连带着跟上车空气都清新了不少，带着记忆里熟悉的故乡冬天的清冽，我知道，家是真的近了。这时，两条腿已是站得发麻，脑袋在长时间拥挤又封闭的车厢里也早已闷得昏胀了。

有了这样痛苦的经历，到了第二年春节我再回家过年时，便提前了好些天到火车站排队买票，天气清冷，排

的队伍依然很长，能坚持着全靠那份归乡心切的意念：总会有运气好的时候吧，一定能买到坐票的！后来果真如愿买到了坐票，当时那股子开心劲，现在想起依然记忆犹新。

后来我远嫁到福建，开始几年也曾年在过年时回过家，从厦门到芜湖再到铜陵，或者从福州到高河再到安庆，几经周转，回趟家光路上的时间就要近两天。春运的票依然难买，漫长而拥挤的车厢也令人心生疲惫，加之后来又有了两个女儿，带着孩子出远门更是艰难了。于是权衡之下，便改成了在国庆假期时回乡，结束了奋战许多年的春运征程。

再后来，随着动车的开通，回乡只需要5个小时了，买票方式也更加便捷，车上的环境更是优越了许多。坐着动车，即便是在春节时回乡，旅途也变成了轻松愉悦的享受。

前些年，家中买了汽车，图着新鲜也自驾着回了几趟娘家。开长途车虽然很累，但是和坐动车、飞机相比，好处是自由很多，带东西也更方便，之前乘车时想带但又怕提的当地特产，去时装满了车后备箱，回来时照例也没让后备箱空着。

回望这许多年亲历的春运，对祖国飞速发展的自豪之情溢满心怀。那些年春运回乡的漫长感和焦虑感在慢慢消失，还有那种故乡遥不可及的无力感也逐渐愈合了。

过年是过一种心境

□程应峰

春节是什么？春节是中国人辞旧迎新的一种习俗，也是亲人团聚的美妙时间节点，无论远在天涯海角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，如果没有什么例外，都要回家看看。

可以说，春节是亲情的驿站，写春联，贴福字，剪窗花，包饺子……事事处处，都营造出家人团聚的氛围，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。

就我而言，春节回家，回的是乡下老家。乡下老家，是我无法割舍的血脉和根须，是我有牵有挂的地方。

团圆，是春节的主题，是情感的磁场，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守望。过年，过的就是亲人间一次美好的团聚。没有谁不想回家过年，在外生活的时间越长，回家过年的愿望也就越强烈。春节的团聚，无疑是尘世生活中一件见证人生幸福的事情。吃年夜饭，守岁时，看春晚，唠家常……凸显的是人生之乐，亲情之爱，生命之暖。应该说，年，是长长的思念带来的短暂陪伴，以及短暂陪伴后依依不舍的分别。

但是，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越到过年，往往会派生出无从安放的焦虑之心，可谓“近乡情更怯”。因为他们一旦回到家里，会面临聚集在一起的长辈们的各种追问。如果是大学学子，会问你在校与人处得如何？有对象了吗？如果是在外打工的，会问你收入多少？买房买车了吗？如果结婚了，又会问什么时候要孩子，什么时候生二胎？……总之，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毫不保留地向你砸来，让人脑门冒汗，手足无措。如此一来，本当快乐祥和的年，倒让人有了食不甘味、焦虑丛生的感受，产生明年说什么也不回家过年的想法。

无疑，这是一种对真实生活的逃避心态。这样的逃避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反而让人更加沮丧和迷茫。与其在这种情绪里沉沦，不如多一些对自身的审视和内在的反思。可以静下心来，读一些有影响力的书籍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书籍里总有一些什么，或者是不朽的启迪，或者是不朽的思想，或者是不朽的情感，或者是不朽的灵魂……春节，与家人团聚的同时，也是一个绝好的提升自我的时机，神游在书页墨香间，所有莫名的焦虑，会在无形之中被放逐、被遣散、被排解。

真切的生活，有时候就是一种无厘头的历练，譬如年轻人过年。过年，过的是一种心境，不管怎么说，要避免春节焦虑症，或者说要避免生命过程中，各个不同人生阶段易出现的焦虑症，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持有平和的心态，用平和之心对待生活的得失，不断地给自己充电，适时地充实自己，让内心变得足够强大，才足以具备抵御外在干扰、冲击的力量和勇气。

剪纸里的年味

□鲁西西

在我的认知里，最早唤醒年味的，非奶奶手中那张忙碌的剪纸莫属。一进入腊月，奶奶布满皱纹的手便挥动起剪刀，红纸间咔嚓作响，纸屑轻轻飘落，一幅幅窗花便如魔法般在她手下绽放。

等到腊月二十八，爸爸便会爬上梯子，手里拿着窗花和糨糊，小心翼翼地将其贴在窗户上。而我和弟弟则负责在地面上指挥，一会儿说这边歪了，一会儿说那边高了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窗花贴上，整个屋子似乎都显得亮堂了起来，年味也浓了起来。

窗花的内容大多与吉祥如意有关，有莲花、鲤鱼、福字、寿桃等，奶奶总能根据不同的寓意剪出不同的图案。我最喜欢的是奶奶剪的莲花窗花，每一片花瓣都活灵活现，似乎一碰能滴下水珠来。而爸爸则偏爱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窗花，如嫦娥奔月、精卫填海等，他说这些故事能让他想起小时候奶奶给他讲的传说。

贴完窗花，接下来就是挂灯笼了。我们家的大门两侧，每年都会挂上两个红彤彤的大灯笼。灯笼是爸爸亲手做的，用竹篾扎成框架，再糊上红纸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灯笼里的蜡烛一亮，整个院子都笼罩在一片温暖的光晕中。我和弟弟会围着灯笼转圈，一边笑一边喊：“过年啦！过年啦！”

除了窗花和灯笼，写春联也是我们家必不可少的新年活动。爸爸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，每年他都会铺开红纸挥毫泼墨。春联内容多是他自创，既有对过去的总结，也有对新年的期望。写好的春联晾在地上，墨香四溢，我和弟弟会迫不及待地拿起来读，边读边笑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新年的模样。

年的味道，还藏在全家人一起包饺子的温馨时刻。奶奶擀皮，那布满皱纹的手掌传递着家的温暖。妈妈调馅，每一勺配料都融入了爱意。爸爸、弟弟和我则负责包饺子，手艺虽时好时坏，但参与的快乐无法言喻。吃年夜饭时，电视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。爸爸讲他小时候过年的故事，妈妈说她和爸爸的相识经历，我和弟弟分享学校里的趣事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，过往的烦恼忧愁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年夜饭后，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拿着鞭炮和打火机跑到院子里。鞭炮声声，烟花绚烂，照亮了夜空，也照亮了我们的笑脸。那一刻，我深深体会到了年的热闹、喜庆和团圆。

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逐渐发现，年的味道似乎在悄悄变化，曾经让我兴奋不已的鞭炮和烟花，如今看来多了几分喧嚣，曾经垂涎欲滴的瓜果糖糕，如今也少了几分滋味。但我在奶奶的剪纸中找到了答案：年味的本质未变，变的只是我们的感受，年俗的准备活动或许有所不同，而那份对家的依恋、对年的期盼，却永远如初。

或许，是时代的快节奏让年的步伐显得匆忙了许多。手机里的拜年信息取代了昔日的登门拜访，视频通话虽能跨越千山万水，却少了那份围炉夜话的温馨。但年，终究还是那个年，那份对家的依恋，对年的期盼，如同奶奶手中的剪纸，虽剪法各异，其情永存。我们或许失去了某些形式的热闹，但那份团圆的喜悦，那份亲情的温暖，却永远不会改变。

小年是新年的“彩排”

□吴若雨

老舍说：“腊月二十三过小年，差不多就是过春节的彩排。”腊月二十三，离过年只剩一周，人们开始备年货、扫尘、祭灶，因而被人称作小年。

1月20日，一大早天还未亮，三门峡的大街小巷便有了动静。集市上，摊贩们早早摆好了摊位，灶糖有长的、圆的，一口下去，酥得芝麻落一地。“过了腊八，便开始掰着指头盼小年，剪窗花、烙祭灶饼、做灶糖，年味就是这样慢慢积攒起来的。”正买灶糖的王阿姨说着，一旁的小孙子已经把糖送入口中，牙齿被粘得难舍难分。

长久以来，三门峡浸润着豫西地区的岁月烟火，大家对小年祭灶总是怀着虔诚与珍视。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“二十三去，初一五更回”……是三门峡人家墙上从小念到大的字句。三门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王春生回忆，儿时每至腊月二十三前一天，母亲便会忙碌起来，发上满满一盆面烙祭灶饼，饼子有圆的有方的，那是灶王爷上天路上的干粮，有的人家还会给灶王爷的马匹备好清水、草料。

王春生表示，在豫西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

安史之乱时，豫西一青年随军平叛，三年未归，老父踏上了寻子路，途中遇一光脚老人做伴，至军营附近，老人透露敌军将突袭，阎王爷令他取营中100人性命。老父赶忙跪地哀求，恳请放过其子。老人便授以计策，让其至军营假装重病，使儿子留下照顾，如此，方能躲过一劫。老头再三告诫，此事不可外传。然而，两年后的腊月二十二夜，老父对老伴透露了此事，被灶王爷听闻。次日，灶王爷上天汇报，玉帝大怒，带走光脚老人与老父之子。所以，人们知道了，灶王爷会于这日上天，向玉帝详述人间一年之事，直到初一五更，再悠悠返回凡间，庇佑着千家万户平安喜乐，五谷满仓。

从那以后，每到小年，灵宝、卢氏，还有洛阳栾川等地的百姓，一早起来就会吃用麦芽做的灶糖，把糖涂抹灶王爷画像的嘴上，期望灶王爷上天“嘴甜”点。在三门峡，小年吃饺子也是习俗，饺子两端上翘，形似元宝，寓意着来年平安富足。

王春生说，关于小年的民间传说形形色色，但在百姓心底对年的朴素情感是一样的。小年的传说和规矩，是民族文化的生动体现。

儿时的“春晚”

□马雪芳

如今，一年一度除夕夜里，央视的“春晚”早已成为全国人民及海外中国人的精神大餐。然而，我小时候还是生产队时，那时没有电视机，也买不起收音机，除夕晚上更没有“春晚”，但我们孩子年年在除夕的晚上有我们自己的“春晚”。

吃好了盼了一年的有鱼、有肉、有鸡、有鸭的年夜饭，我和小伙伴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村西头的牛棚里集合，开始我们的“春晚”活动。

我们总是推荐长得高出我们大半个头的国庆做队长，国庆也乐于做队长。他把伙伴们分为两队，分别从村子的东西两头往村子中间行动，会合后再到牛棚把每人的收获全部掏出来，然后平均分配。

我和国庆一组。我们来到村西第一家林生叔家里，他还没有吃好年夜饭，一个人在喝着酒。林生叔喜欢喝酒，但平时老婆管着他喝酒。今天大年夜破例，他可以开怀畅饮。林生叔见了我们这些小孩非常高兴，客气地搬了长凳请我们坐，并举起一把大酒壶，走来说：“来，每人尝口米酒。”听见是老酒，我们坚决不喝。林生叔的脸已喝得通红，说：“喝一口米酒不会醉的。你们喝了林生叔的米酒，以后长大了做起新郎来就不怕被灌酒了。”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，把大酒壶的壶嘴对准了国庆，国庆只得吸了一口。林生叔非常开心，问国庆：“阿国，好不好喝？”国庆笑着点点头：“甜的。”林生叔又把大酒壶的壶嘴对准了我。我浅浅地吸半口，真的是甜而稠。我说：“谢谢林生叔。”就这样，林生叔按序给每个小孩喝一口米酒。末了，他喊在厢房里行灶上用白沙子炒糕干、炒发芽豆的林生婶给我们每人一把。林生婶也喜欢小孩，她怕炒好的沙炒糕干、沙炒发芽豆还烫手，就端了匾子过来，抓了糕干、发芽豆往我们的袋子里装。我们一边拍着温暖的口袋，一边道谢着往下一家去了。

我们来到林生叔家隔壁的龙根伯伯家。龙根伯伯在上海钢铁厂工作，平时难得回家。只见龙根伯伯一家子坐在八仙桌上，正“啪啪”地拨拉着算盘珠——他正在把一大家子的年龄加起来看看共有多少岁。龙根伯伯见我们到他家，就饶有兴趣地——把我们拉到他跟前，说这是谁家的孩子，但往往是张冠李戴，惹得他的家人和我们哈哈大笑。这也难怪他，一年就几个重要节日回家，怎么会认得全村上的许多孩子呢？龙根伯伯边笑着边把桌上的带壳的花生每人一把递到我们手里，我们开心得几乎要跳起来了。要知道，当年花生在我们那个地方可是紧俏的东西，只有节日上才供应，平时根本买不到。末了，龙根伯伯还给我们每人一颗上海的大白兔奶糖。我们的手按着口袋，生怕从口袋里掉出一颗花生来，道了谢便急匆匆地继续往下一家去了。

就这样，约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到牛棚会合。虽是寒冬，但牛棚四围挂上了厚厚的稻柴片子，里面非常温暖。国庆点了一支蜡烛举着，几个伙伴把从家里带出来的几张包粉丝的纸接连着摊在干净的地上，大家自觉地把袋子里的收获掏出来，分门别类地放着。沙炒糕干最多，其次是沙炒发芽豆，往后是炒黄豆、炒豌豆、爆玉米花、南瓜子、葵花子、西瓜子、油炸面粒子、花生、硬糖、奶油糖。看着眼前的丰收场景，大家喜笑颜开，今年的收获比去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。正当我们平均分配美食时，卧在厚厚的稻柴上的老黄牛大约闻到了香味，突然“哞——”的一声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。

我们的上衣口袋里、裤袋里装满了美食，我们的“春晚”圆满、胜利结束，大家满载而归，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。

伏牛



题字：邵玉铮